



遇見低調卻難掩光芒的詩人： 李魁賢捐贈展始末

展覽
與活動

文、攝影——羅聿倫 展示教育組

“

詩人自喻為螢火蟲，永遠在野而且堅持一縷微光，這微光其實是弱勢臺灣的文學形象。透過詩人的詩心，螢火蟲不再是夏夜茶餘飯後的閒暇美景，而是李魁賢看見臺灣在世界的處境，他寫詩鼓舞人心，讓人困境中堅持希望、黑暗中發出微光。本館以「臺灣意象 文學先行」為題，除了表彰詩歌對臺灣各種艱難處境的陪伴外，更是對詩人慨然捐贈文物的致敬。

”

透過詩人的詩心，螢火蟲不再是夏夜茶餘飯後的閒暇美景，而是李魁賢看見臺灣在世界的弱勢處境，油然而生的一種，在困境中堅持希望、在黑暗中持續發出微弱冷光的文學意象及隱喻。

展區介紹

循本館入口樓梯拾級而上，映入眼簾的是大廳中兩座由高低起伏、晶瑩透亮的正方形體所組成的厚實白色木座。俐落簡潔的幾何線條，那是除去一切不必要裝飾，呼應李

魁賢直視文學作品本體、拒絕過度包裝的評論人氣質。金色的線條延伸到大廳地板，倒映出一片波光激盪，呈現出臺灣文學整體成就的耀眼光芒。大廳一角的圖書區，則展出他的上千篇集結作品，包括《李魁賢文集》、《李魁賢詩集》等多套叢書，呈現他關懷土地的傲人創作成果。

第一區「心靈獻給土地，文學獻給人民」展出李魁賢對於當代臺灣作家的評論作品，以及對時事的針貶。由於李魁賢期許自己成為文學的卸妝師，替作者卸下外在裝扮，直接探究真正的本體，因此本展用有趣又簡單的文字裝置「文學的卸妝師」，讓觀眾在走動間體會文字的簡潔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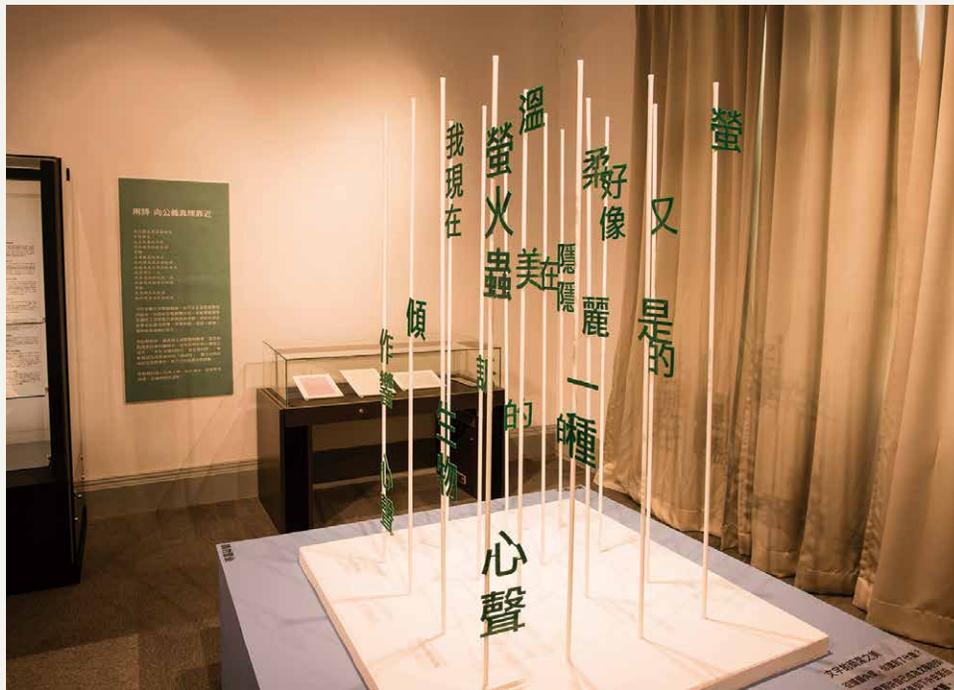
從正面角度看這座「掛滿文字」的裝置時，觀眾會看到一首以許多形容詞及名詞堆疊而成的詩

句。但移動幾步之後，從九十度的側面再次觀看裝置，會赫然發現這首詩只剩下四個字，許多字因為角度不同，都不見了！

第二區「愛是我的信仰」展出李魁賢關注社會、文化、環境政策等作品，呼應其認為「詩永遠具有無限量的可能性」，亦即從審美、批判到教育，詩都是多功能的集合體。

為了應證李魁賢在詩文創作上的實踐，本區特別設計了一個隱密的空間，以3D Hologram（立體全像投影）技術，構成「螢的心聲」圖像，讓觀眾在刻意營造出的螢火蟲樹叢間，睜大瞳孔凝神觀看，體會李魁賢筆下，在困境中堅持希望、在黑暗中持續發出微弱冷光的文學意象。

第三區「打開，飛翔」單元要表現的概念是



讓觀者成為文字卸妝師的互動裝置，在走動之間發現文字簡潔之美。



上／第二區「愛是我的信仰」展出螢的心聲詩作與浮空投影裝置相互映證，引導觀眾在靜默中沉思。
下／第四區展出國外對李魁賢文學活動的報導、獎座及專利作品。

「政治走不到的地方，文學走到了」。因此本區以動畫影片呈現，進而帶出李魁賢以一己之力，將臺灣文學帶到世界，也將世界文學帶到臺灣讀者眼前，走遍30多國的驚人行動力。

第四區「但求不愧我心」以淡水同鄉前輩文友王昶雄致贈給李魁賢的墨寶破題，並以李魁賢年表及大事記作為本展小結。李魁賢長年從事專利工作，工作之餘同時進行臺灣文學外譯推廣，足跡遍佈世界各地，故本區設計了一組八面的立式屏

風，才能勉強將李魁賢的豐富事蹟，在有限的空間中介紹給觀眾。至於那些無法完整呈現在展場中的遺珠，我們在展場各處設置了5組QRcode（二維條碼），供觀眾以智慧型手機掃描下載，進一步了解更完整的李魁賢。

本區亦展出許多與專利相關的著作、作品及獎座，其中最吸睛的莫過於李魁賢與人合作發明的「採集洋菇剪刀」。我們將剪刀重繪，加入適當的配圖，讓觀眾可以更容易理解剪刀的功能及操作情形。

策展後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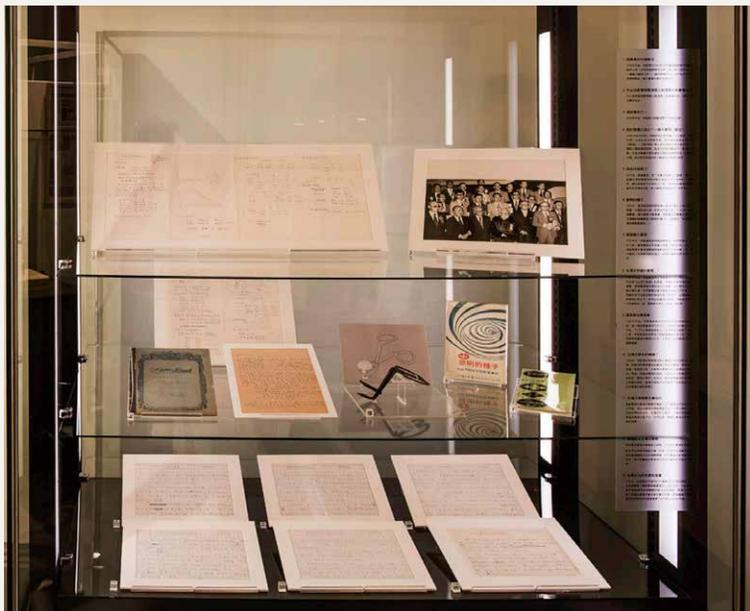
初次見到李魁賢先生，是在2012年，那時本館正在籌備「鼓動的世紀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·葛拉斯展」。因為展覽之需，跟同事北上至李魁賢先生在臺北的書房兼辦公室洽談文物商借細節，後來我們跟李魁賢先生借了幾本書、一些剪報，並向他邀稿。關於所撰專文兩篇，可見本館〈鼓動的世紀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·葛拉斯〉特展圖錄。

之所以要特別提到之前這段往事的緣由是，如果不是因為本展有一個單元，是專門介紹李魁賢先生多年來的詩作翻譯，而他也自認為是德國詩人「里爾克迷」，從前述特展圖錄專文的質與量來看，筆者幾乎就要認為李魁賢先生是研究鈞特·葛拉斯的專家了，而他用力最多、投入甚深的德國作家居然是里爾克，而非鈞特·葛拉斯！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，李魁賢先生在文學研究基礎上的紮實，以及閱讀量之龐大，皆非一般人所能企及。

策劃展覽之初，筆者曾與研典組策展人林佩蓉討論尋思，要如何呈現李魁賢真實而巨大的翻譯能量，如同他那間偌大書房裡滿坑滿谷的書，還有創作、評論、翻譯三管齊下的多種文類成果。但即便如實呈現，將展場佈置成奔流的文字瀑布，讓各國詩文譯作自絹布面上流瀉而出，似乎又有違李魁賢先生樸實低調的人格特質。

最後，我們在這位「臺灣土地詩人」的作品中找到了切入點。〈螢的心聲〉詩作，結合了對土地環境的關注、對國際局勢的關懷，以及對自我定位的期許。透過詩人的詩心，螢火蟲不再是夏夜茶餘飯後的閒暇美景，而是李魁賢看見臺灣在世界的弱勢處境，油然而生的一種，在困境中堅持希望、在黑暗中持續發出微弱冷光的文學意象及隱喻。

希望本展能夠稍稍彰顯李魁賢先生的寫作成就，並藉由本捐贈展的規劃展出，感謝李魁賢先生對本館的慨允捐贈。☒



李魁賢在專利領域中的傑出成果絲毫不遜於其文學成就。